

少年們

彼車爾尼科娃著 曾名五 范欽安譯

〔原文增訂本〕



13132/12/03

庫存書

正風出版社

少年們

彼車爾尼科娃著

曾名五 范欽安譯

正風出版社出版

Ирина Печерникова
ПОДРОСТ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1

少 年 們

彼車爾尼科娃著 會名五 范欽安譯

文明書局印刷所承印
上海西康路337弄90號

1955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正 風 出 版 社

上海滇池路100號
編輯部：南京西康路4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八號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書號：240 開本：787×1092 1/26 字數：228,000 印張：12¹⁰/₁₃ 定價：一元四角

內容提要：

這是一本教育小說，原文於一九四九年第一版問世後，即受到教師、家長、師範學校學生、少先隊和青年團工作者的廣泛注意。後來作者根據各方面提出的意見重新改寫，於一九五一年出版了本書的第二版，就是譯文所根據的本子。

這本書敘述一個七年級學生的生活。本來這孩子品行很好，學習成績優良。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時期，他的父母參加了軍事工作，把他送給祖母照顧，由於祖母溺愛，這孩子逐漸由好變壞，開始不守紀律，荒廢學習，終於因為塗改分數單被開除了少先隊隊籍。後來他的父母、學校、青年團組織、少先隊組織密切聯系着去重新教育他，一面根據少年們的性格特點提出嚴格的要求，一面循循誘導，竭力發展他的好的品質。他在父母、教師、同學緊密配合的幫助下終於由壞轉好，恢復了隊籍，加入了青年團組織，在學習上變成了優等生。

在本書中，作者用小說的體裁描述父母和教師合作的教育經驗，寫出通過兒童集體對少年們進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方法。

主要人物表

伏洛加·華西里葉夫（伏拉第米爾·米海洛維赤，小名沃發）——馬卡倫柯學校七年級學生。
珈利亞·華西里葉娃——伏洛加的妹妹。
納捷日達·安德烈耶夫娜·華西里葉娃（納佳）——伏洛加的母親。
米海爾·伊凡諾維赤·華西里葉夫（米沙）——伏洛加的父親。
奧利加·彼得羅夫娜·茲伏納列娃——猶蘭學校女教師。
彼恰·潘達普夫——猶蘭學校的學生。
彼得·魯基赤·庫茲明——馬卡倫柯學校校長。
葉林娜·華西里葉夫娜·尤林娜——馬卡倫柯學校黨組長。
左雅·伏拉第米羅夫娜·開德里娜——馬卡倫柯學校七年級班主任。
亞力山大·尼古拉也維赤·伊林——馬卡倫柯學校少先隊大隊輔導員。
伏拉第米爾·米海洛維赤·庫濟米切夫（伏洛加）——馬卡倫柯學校青年團組織書記。
馬麗亞·巴甫洛夫娜·茨維特柯娃——馬卡倫柯學校生物教師。
伏拉第米爾·米海洛維赤·安東諾夫——馬卡倫柯學校俄語教師。
安東尼娜·克列明梯葉夫娜·托爾斯梯柯娃——馬卡倫柯學校女教師。
麗莎阿姨（葉里察維塔·伊凡諾夫娜）——馬卡倫柯學校衣帽室管理員。
唐涅也夫——雅庫茨克的教師。

華西里·謝維洛夫（華俠）——伏洛加的同班同學。

葉夫鐸基亞·伊凡諾夫娜·謝維洛娃（鐸娜）——華俠的母親。

亞列克西·馬克西墨維赤·謝維洛夫——華俠的父親。

略夫（略發）、米查、鐸里亞、萬尼亞、薩沙、謝敏

巴利斯（包列）、阿納托利、娜士佳、瑪爾芬卡

華俠的兄弟姊妹。

葉林娜·亞列克西也夫娜·梅特偉吉娃——青年團區委書記。

科拉·莫洛佐夫——馬卡倫柯學校七年級學生。

吉瑪·沃爾科夫——馬卡倫柯學校七年級學生。

尤果·拉齊寧——馬卡倫柯學校七年級學生。

尤拉·卡林——馬卡倫柯學校七年級學生。

舒拉·托林——馬卡倫柯學校七年級學生。

謝廖莎·羅科托夫——馬卡倫柯學校七年級學生。

格拉菲拉·阿波利納里也夫娜——謝廖莎的姑母。

伊凡·康斯坦丁諾維赤·洛德諾夫——『紅旗』集體農莊主席。

米海爾·洛德諾夫（米沙）——伊凡·康斯坦丁諾維赤的兒子。

連娜·索洛金娜——集體農莊的少女。

依留莎·阿爾辛也夫——集體農莊的少年。

彼恰·柯洛文——集體農莊的少年。

作者的話

『少年們』這篇小說，是爲教師、家長、少先隊輔導員、師範學校的學生以及青年團積極分子而作的。這本書一九四九年由教育出版社初次出版，曾在讀者之間引起廣泛的討論。

在許多學校裏、工廠裏、集體農莊上、圖書館裏、教師的家裏、少先隊輔導員的會議上、師範學院裏，都曾舉行過讀者討論會。發表過許多對於這本書的希望和批評。

因此本書再版時會根本予以修改，其中有重要的修正，並補充了十二章新的。作者趁這個機會，向提出批評和寶貴建議的讀者謹致謝意。

目 錄

作者的話·····	一
秘密·····	三
紅領巾·····	一〇
在母校·····	二四
忘記了的諾言·····	三一
謝維諾夫的家庭·····	四九
逃亡·····	五八
青年女教師·····	六九
學校的黨組長·····	七三
左雅·伏拉第米羅夫娜的日記·····	八二
亞力山大·伊林·····	九八
在大家庭裏·····	一〇五
同少先隊大隊見面·····	一一四
第一個五分·····	一二二

勝利還很遠呢·····	一五〇
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一七〇
葉夫鐸基亞·伊凡諾夫娜的談話·····	一八六
營火會·····	二〇四
朋友·····	二一一
校友聯歡會·····	二一七
父親·····	二二七
考試之前·····	二三四
春·····	二四一
考試·····	二五二
在湖上·····	二五八
收穫軍糧·····	二七二
蓮娜·索洛金娜·····	二八二
秘密會議·····	二八八
重要的談話·····	二九七
月光下·····	三〇九
節日·····	三二四



秘 密

七年級的學生伏洛加·華西里葉夫和彼恰·潘達普夫並肩坐在挪來靠得很近的兩把椅子上，聲音極輕極輕，差不多是噤噤地在說着話。只要隔壁房間裏發出一點綫繚的聲音，這兩個孩子就屏息不響，但是剛一靜下來，他們馬上又重新繼續他們神祕的談話了。

尖聲的雨點激烈地打在一扇扇大窗子的玻璃上。秋天的天空低沉沉地籠罩着大地。暮色漸漸地侵到房裏來。已經朦朦朧朧的了，可是兩個孩子並不去點燈。房裏變得越暗，他們談話的聲音越輕。

「你不會後悔嗎？」伏洛加問。

「蠢話！你呢？」

「那還用問？」伏洛加聳一聳肩，很嚴峻地皺着眉頭說。「你要注意，事情是嚴重的。必須冒着生命的危險呢。」

「我明白。」

「如果我們犧牲了，那是一點也不希奇的。」

「當然這也不一定。」

伏洛加凝視着他的朋友說：

「你如果胆怯的話，就照直說。我還另外找得出同志呢。」

「找誰呀？」

「你就不用管了。」

「莫非是小圓球嗎？那才是笑話……」

「不是的，他不行！弟兄們有的是呢。」

「少說廢話。我最可靠。」

「你是一個忠實的少先隊員嗎？」

「我敢起誓！你這算怎麼回事呀？」潘達普夫生氣了。

「好吧。就這麼決定。全都考慮過了罷？」

「是的。過一星期以後，是不是？」

「一星期以後。」

門鈴響了。兩個孩子不由全身一震，互相握緊了手。

門門響了。伏洛加和彼恰顫着脚尖悄悄地走到門邊去，留神細聽。

「請進來，奧利加·彼得羅夫娜，」祖母低沉的聲音在那裏說。「脫下大衣來吧。親愛的，您身上都濕了。這麼壞的天還高興到處看學生嗎？」

兩個孩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怎麼辦呢？」彼恰心慌意亂地問。

「小聲點！」伏洛加把同學的手握得更緊一些說。「如果她看見我們在一起，那就糟了。也許會

猜想到……」

他低着頭在打什麼主意，同時傾聽着祖母和班主任奧利加·彼得羅夫娜的聲音。

「老奶奶，很好，我能够和您單獨談一談，」奧利加·彼得羅夫娜說。「您老是懇懇懇懇地接待我，可從不聽我的忠告。伏洛加還是不斷地違犯校規。」

伏洛加和彼恰重新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親愛的，我可任什麼「校規」也不懂，」祖母說。「我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我只有一句話：你憐恤憐恤他，疼愛疼愛他吧。孩子簡直像個孤兒似的。他想念父母呢。」

「疼愛——這意思就是說好好地去教育，」奧利加·彼得羅夫娜反對着說，但是祖母打斷了她的話：

「讓他吃飽，喝足，安排他睡覺——那是我的事。教育——這可是您份內的事。人家把孩子送去上學，好啦，你們就去教吧，育吧，給他訂出「校規」來吧。」

「伏洛加在哪兒呢？」奧利加·彼得羅夫娜問。

彼恰在滿房中亂轉起來。

伏洛加趕快把窗戶打開。含着潮氣的風馬上撲進房間裏來。

「跳！」伏洛加堅決地命令着說。

「大衣呢？」

「明天我帶到學校裏去。跳呀！」

「黑糊糊的……」彼恰遲遲疑疑地嘟囔着說。

「顯一顯你並不是胆怯的人吧。呃？」

彼恰爬上窗台，遲延一下就沒入黑暗中了。

伏洛加剛一關上窗戶，捻亮了燈，奧利加·彼得羅夫娜就走進房裏來了。

「你好，伏洛加！」

「您好，奧利加·彼得羅夫娜，」他很有禮貌地回答說。

這個青年的女教師在肩寬腿長的伏洛加身邊完全像是一個小女孩子，但是她的舉止却很沉穩，而且她的聲調又安詳又堅定。她說：

「我來看看你的書桌是些什麼光景吧。」

伏洛加站在原處不動。奧利加·彼得羅夫娜很快地走到桌子跟前——嘆了口氣。桌子上揉皺了的作業、折斷了的鉛筆、墨水浸染了的圖樣攤成亂七八糟的一堆。

伏洛加垂下頭來等着責備，可是女教師任什麼話都沒有說，很堅決地轉身走出去了。伏洛加醒悟過來，趕忙跟着她走進那間外室。女教師急急忙忙地穿着長統靴。

「奧利加·彼得羅夫娜，您怎麼啦？」伏洛加不知所措地喃喃說。「瞧瞧，我就是沒有想到您會來……」

「華西里葉夫，咱們有過不少次的談話了。把我們最近一次的談話想一想吧。談過以後還是照舊！……我把傘放到哪裏去了？」

「不要走，奧利加·彼得羅夫娜。您的大衣已經是濕了。我保證來整理！馬上全都整整齊齊的了。真話！」

但是奧利加·彼得羅夫娜終於找到了她的傘，握住門上的把手，說：

「從此以後，我再不相信說的話，只相信事實，懂吧？再見。給祖母致意。」於是她消逝在黑暗的門道裏。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伏洛加忐忑不安，低垂着頭留在外室的中央。

門鎖響了。他的妹妹伽利亞走進來。

「你怎麼站在這裏，沃發（伏洛加的小名，譯者註）？」她問道，同時把大門的鑰匙往桌子上一扔，又把兩點從帽子上抖下來。「我得了兩個五分配。一個是作業得的，一個是口頭回答得的。」

伽利亞很高興。

「奶奶！我得了兩個五分配！」她嚷着說。

祖母從廚房裏走出來，滿臉通紅，穿着一件新上衣。

「奧利加·彼得羅夫娜在哪兒呢？」她詫異起來。「我生起爐子來了，想把她的大衣給烘烘乾呢。」

「她走了，」伏洛加回答說。

「走了？」

「她生氣了……」伏洛加眼睛看着屋角，很費力地才說出來。

「那你就該寬慰寬慰她呀：譬如說，我要改過的，我再也不這樣了，」祖母教他說。

伏洛加垂頭喪氣地一聲不響。

「你們這個奧利加·彼得羅夫娜是燒開了的水呀，一個當教師的像這樣暴躁，可不合適。好，隨她去吧！她還年輕呢。去吃晚飯吧。我給你們用土豆泥烤好了煎餅了，」祖母親切地說。

晚飯以後伏洛加走到自己書桌跟前，極力想要整理一下，但是那上面一切都那麼亂七八糟，使他不知道從哪裏着手。過了一會兒，他想起了和彼恰·潘達普夫的密約，於是盤算道：「現在反正怎麼都是一樣了！」

伏洛加用報紙把桌子蓋上，就到工廠俱樂部去參加業餘文娛晚會去了。

華西里葉夫這一家子在一九四一年以前一直是住在莫斯科的。戰爭開始的時候，父親，米海爾·伊凡諾維奇·華西里葉夫，一個科學工作人員——經濟學家，同着民軍一起到前綫去了，母親呢，納捷日達·安德烈耶夫娜，被徵調到醫院裏去工作。孩子們——伽利亞和伏洛加——就不得不送到猶蘭那個小市鎮上祖母身邊去。

「親愛的媽媽！」納捷日達·安德烈耶夫娜寫信給婆婆說。「我把孩子託付給您照顧。我一點都不會爲他們的命運擔心。只有一件事我不放心：我知道您心地慈祥，只怕您對孩子們會寬縱過分。

親愛的媽媽，我懇求您對他們不要太姑息了，尤其是對伏洛加。我和米沙（米海爾的小名，譯者註）一直努力要把他們從小就養成有秩序的習慣，可是您屢次說我們太嚴了。您錯啦。伏洛加特別需要管教，需要約束，您總知道在他那個年齡的兒童是什麼光景吧。必須經常不斷地監視着他，他是那麼急